

初恋的世界

● 赵冠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初恋的世界

赵冠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16182

期0帳5表 6日

三、下列日期前将书送回

F 12A 19A

初恋的世界

赵冠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临潼文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1插页 26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224-00699-8-I·157

定价：3.60元



我总想写出自己心底冲动的实感，我总想
写出自己渴望美好的灵魂，我总想写出自己极
其喜欢的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我总想写出
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群……

赵冠军

内容提要

本书荟萃了青年作家赵冠军近年来部分中、短篇小说。她从社会的不同方位和层次，开掘出隐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旋律；多角度地透视出权力与阴谋、金钱与肉欲、荒蛮与文明、野性与人性、青春与爱情、现实与理想等一幅幅生命图。

这些作品艺术构思奇巧，内涵丰富、寓意深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文笔清新、多姿多彩，犹如一颗颗闪闪的珍珠，将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作者简介

赵冠军，男，生于1953年9月8日。1977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崇尚鲁迅，喜欢海明威，却常常迷恋于艺术哲学，研究点儿小说美学。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初期创作，注重表现乡村生活；之后，则专心致力于教育文学的开拓，呕心沥血，辛勤笔耕，发表了百万字作品，已经出版报告文学《灵魂铸造者》和《校园记事》等。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陕西省科普创作协会会员。现任《陕西教育》编辑部副主任。

目 录

流水悠悠女人梦	1
黄山玫瑰情	16
天高皇帝远	33
荒原魔女	134
初恋的世界	147
乱世纯情	211
大学，在夜晚	273
灵魂奏鸣曲	291
两个相似的夜晚	339
伉俪曲	349
梦里寻她千百度	356

流水悠悠女人梦

秋日。一个天高云淡的下午。在中美合资的巧克力色的香妃饭店门口，一辆日本造的皇冠牌小汽车停在了我的身旁，从车上跳下来一位年令比我至少小十岁的女人：“慧姐，不认识我了。”

“哦？”我矜持地打量着她，不由怔住了：“苏菲——”她乐呵呵地：“上车吧，送你回家。”

我没有推辞掉，她把我拖进了汽车。车里坐着两个法国人，她全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搂着我的肩膀，似嘲弄又似关切地问：“我常常念叨你，觉得你把荣誉看得太重了，你都不想想，荣誉到底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个残缺的梦……”

“荣誉是权力、威势、胜利……的综合物”。哦，这是卡伦·荷妮的一句话。我心里忽然冒出了精神分析学家的语言。我没有回答。

苏菲瞧着我不亢不卑，不言不语的样子，放开了搂着我肩膀的手，静静地瞧着我，仿佛在欣赏一尊泥塑。

我从皇冠车上跳了下来，回首一笑，扬扬手。皇冠疾驰而去，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受了别人的戏弄、侮辱，我怎

么会坐她的车子呢？我的车子呢？唉唉，都怪自己今天多事，一句话：“刘师，开完会你不能接我了，我还有别的事。”其实，自己并没有事，觉得刘师三个星期日都没有休息了，发了慈悲，却导致了自己的晦气。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我的心绪被苏菲搅乱了。她那修饰得娇美的容颜，桀骜不驯又喜欢出风头的眼睛，还有那张本来极其美但却不饶人和藏不住话而变得不惹人喜爱的嘴巴，构成了她一生倒霉而不走红的命运。我从九岁时就断言：她迟早要招祸的。从那时起，我就极力避勉和她在一起复习功课，做游戏。甚至在一起上学的路上，我也避勉和她在一块儿走，有时躲不过去走在一起，我决不和她说一句话。没有想到，时隔三十年之后，在这个时候，她又闯到了我的面前，闯进了我的脑海，闯进我的心扉，我怎么也驱赶不走她。女人进入不惑之年，就意味着走进老龄阶段。本该，对她也应宽恕。可是，几十年形成的观念一下子怎么能毁弃呢，而这个形象在我的心里扎的根子太深了。越想毁弃的东西，越顽强，越坚固、越锐利、越把人的心碰撞得鲜血淋漓。我困倦了。丈夫永远是体贴我的，他瞧着我烦躁的样子，给我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又默默地退出去了。

人生不是从四十六岁开始的呀。那时，我只有九岁。我和她都在常宁镇读初级小学。

常宁镇初级小学的学生和教师之间极少有愉快、平等的关系。整整两年，我见了老师还是不敢抬头，老师说什么我都是两个字：“对。”“是。”年幼时对人生还没有形成思

考的头脑，把世界看得十分简单。心里总盼着放学，盼着星期天，盼着放假。家里永远比学校自由。可是对我来说，只是呆在家里比呆在学校更习惯些罢了。

我兄妹六人，三男三女，我排行老六：本该，我是父母心尖上的肉蛋蛋，是父母掌上的明珠；可是，父母并不这样看待。他们更器重两个哥哥，对我们三个女性子女，从来连个笑脸也不给，父母的信条是：硬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几乎从四岁起，我就知道看大人的脸色行事，我的五哥从生下来时就是个胖肉蛋，父母对他喜欢的了不得，他从来不把哥哥姐姐和我放在眼里，每顿吃饭，他都是第一个抓筷子，大不咧咧，啥菜好吃就往嘴里填啥菜。我和两位姐姐却不敢，父亲拿起了筷子，母亲坐上了炕头，才对我们发话：“吃吧！”我们才怯怯地端碗取筷子。人世间的的事情，只要你习惯了，就自然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一切已经习惯了，自然了，觉得应该这样。有一次，五哥从爸爸口袋掏出三毛钱去买杏吃了，爸爸发现少了钱，正好我在旁边，他一把拧住我的耳朵，撕扯着，逼着我拿出钱来，我说是五哥偷走的，他没好气的把我往旁边猛一掀，我一下子跌倒了，脑袋碰在了门坎上，流了一大滩血，他瞧了一眼，就转身走了。我对这件事很伤心，头上的伤疤还没好，我就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人，不但要顺从，还要看人眼色，还要机灵，如果我把这件事没有等爸爸发现就告诉爸爸，爸爸怎么会打我呢？

老师没有打过我，甚至没有瞪过我一眼，可是，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我却不敢正视老师，到了九岁，也就是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老师提名让我当学习委员，我当时心跳得厉害，不是激动，而是害怕，害怕当不好学习委员，老师生

气，老师给爸爸妈妈告状，老师打我、骂我；可是，我又不
敢推辞，不敢不服从老师的决定。就这样，我当上了学习委
员。学习委员的任务是收作业和发作业，给老师提供同学们
的学习情况。我不知该从哪里做起。这位老师二十多岁，人
很和善，有时候也很暴躁，特别是对一些不守纪律和学习成
绩不好的同学，他就显得既严厉又傲慢。他喜欢我，是因为
我能听他的话，他说的话我记得最清楚，照办得最坚决。在
班上，我受的表扬也最多。

那时，我对一个问题想不通，老师表扬我，却有几个小
鬼头不服气，男孩子不服气我能理解，女孩子不服气我就理
解不了，想不通。特别是受老师批评最多的苏菲，老师给她
起了个绰号：“小土匪”，我当了学习委员后，第一次收作业
时，苏菲却一个字也没写，我站在她桌旁不走：“老师让你
缴作业哩！”她嘲弄似地瞪了我一眼：“好吧！”她就给生
字本上写道：“这些生字我们昨天都写会了，今天为什么还
要写三十遍呢？我不写了。”

我接过生字本一看，一下子怔住了，不知所措了，赶紧
把作业本退还给她，她却毫不在乎地说：“拿去吧，拿去告
状吧。”她又把作业本扔给我。这时，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在一
旁起哄了，我犹豫了一下，把她的作业本收走了。我知道，
她已有好几次顶撞老师的行为了，她有一股子野劲，天不
怕，地不怕，比野小子还野，确实像个“小土匪”。

当然，我把她的作业本单独交给了老师，老师气得额头
暴出了青筋，五指直哆嗦，我怕，怕得要命。给老师深深地
鞠了一躬，怯怯地退走了。

我把这件事记得最清楚：一九七六年她已被开除公职八

年了，在一家街道办事处办的火柴盒厂糊火柴盒，月工资二十四元，只能够吃饱饭。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从一位同学那里知道，她的生活够难的。大约是一个阴雨天的早上，我去红卫区（那个时代，街道、机关、区、县和幼稚的人们，都把名字改得和“红”字沾在一起，“红”象征最最革命。）做评法批儒报告，这个区的革委会主任几乎把全区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全都赶来了，他们弯着腰站在革命群众的左右两侧，我从礼堂的过道往主席台走的时候，无意识的目光碰上了一个人，我猛吃一惊，浑身颤抖了一下，想调转目光，她已经开口了：“慧贤，你又上台了？”

“哦？”我不知说什么才好，眼睛不敢正视她。

“怎么？怕我这个死老虎不成？”她分明在嘲弄我。

“你、你怎么还……”我怯怯地瞧了她一眼。

哦？她坦然极了，穿着极少有人穿的大红色连衣裙，眉目和嘴唇似乎经过一番有意的修饰，显得分外的娇娆，她把自己打扮得妖里妖气，一副资产阶级臭太太的模样，这分明是向无产阶级挑战嘛！我立即意识到多停留一分钟对自己则意味着什么，我慌然地疾步走上主席台。我的屁股刚挨上凳子，习惯地扫视着大厅，这时，我发现她周围已站了几名纠察队员。

她永远不会夹着尾巴做人，在什么时候尾巴都翘得高高的，有时明知道前面有钉子，她偏要往钉子上碰。那次，她给作业本上写了那句话，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生字本甩在了她的脸上，她却满不在乎，故意摇头摆尾，嘲弄老师，老师气急败坏地吼叫着：“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当天下午，老师带着班长和我到她家去和她父母商量，让家庭配合学校教育好孩子。她开的门，瞧见我们来了，她高兴得象个小鸟，又端凳子又倒茶，一会儿还端出了点心盒子，非让我们三个人吃不可，我们谁也没有动一口，对她这番热情，我们连个微笑也没有给她，她却不在乎。

一会儿，她的爸爸和妈妈回来了。

我遵照老师的部署，首先向她的父母报告了今天做作业经过。

任老师向她的父母说了苏菲在校的表现情况。

苏菲的父亲扶了扶眼镜，消瘦的脸上没有显示出生气或者不愉快的怒容，反而呵呵地一笑，递给任老师一根纸烟。自己点着后才给任老师点烟，我看得出，任老师对苏菲父亲也不满意了，他勉强吸着了烟，等待苏菲的父亲说话。正在这时候，苏菲进来了，她父亲要是当着大家的面揍她一个耳刮子，那该多丢人呀！这也是活该。

“爸爸，给我五毛钱，我要给老师和同学买杏子去。”

“好，好吧！”她父亲笑着递给她五角钱，她拿在手中，冲我们一笑，快活得象个小鸟一样飞走了。

我的眼光立即悄悄地扫视着任老师，任老师装做没有看见一样，可是他的肩膀子却在微微地颤抖。我倒吸了口气，眼睛直直地盯着脚尖，仿佛要开始一场激烈地争吵。苏菲的父亲瞧着我们都不说话了，他站起来在脚地一边踱步子一边笑着说：“菲菲是我的小女儿，她妈生下她半年，我就发现她不安分，笑起来又是流泪又是蹬腿，两只小手还似乎在空中抓着什么。我瞧着她这副模样，越瞧越欢喜，就给她起名“菲菲，意思是想入非非也。女孩子，特别咱们中国的女孩子，共

性太多，个性太少，我希望菲菲有点个性。”

“老苏同志，我们当然尊重学生个性，可是无组织无纪律就不是个性问题，你说的是吗？”任老师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菲菲对老师提意见，方法不妥当。可是，她还是孩子呀。”

“这……”任老师怔住了。

“任老师，你的心和我的心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这个我理解，也表示感谢；可是你的做法，我就不欣赏了。”

“嗯？”任老师满脸胀得紫红。

世间还有这样的父亲。

我羡慕苏菲，又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到底为什么，我那时弄不清楚。

任老师对她父亲的行为很生气，一路上都长吁短叹：

“苏菲这娃脑子还聪明，可是，她的爸爸太糟糕了。‘子不教，父之过。’苏菲以后非吃亏不可。”

几乎从此后，任老师对苏菲放任了，她好也罢，坏也罢，他保持漠然的态度。

我心里有时也叽咕：“该管就管嘛，这样下去会毁了苏菲的。”可是，在我的语言和行动上，却从来没有流露过，特别是当着老师的面，我尽量保持着卑恭卑敬。

“卑恭卑敬是儿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司，媳妇对婆婆，徒弟对师傅一种盲目崇拜的态度，这是东方民族的专利，也是东方民族的悲剧。”这话是苏菲说的，是她 在高中毕业前在宿舍发的一通牢骚，我正在打扫宿舍（做好

人好事)，她摇头晃脑，大放厥词，我的心“咯噔”一下，仿佛受了别人的侮辱一样，心里很是气愤，我扔下条帚，找了班主任。

从那次不愉快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分手之后的第六年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却分外地想她，觉得她似乎是正确的，这个念头好象电闪雷鸣，撞击了我一阵子，很快，我就觉得这个念头是错误的，是要毁掉自己。人对生活的理解，不是生活对人的恩赐和宽容，而是生活对人的勒索和苛刻所懂得的。生活教训了人，人才理解了生活。说来也突然，突然的令人难以接受。文科大学生分配到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是天经地义的，我也就天经地义地当了秘书。从校门走进省政府的直属机关，生怕对人留个不好的第一印象。我从上班的第一天起，见了谁都报之一笑，连在机关食堂吃饭，我也是最后一个去，唯怕别人说：“小人谋食不谋道。”本来打扫卫生是八点上班后全办公室人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是单身职工，又年轻，七点二十分我就开始打扫卫生了，免不了大家要表扬我一番，我只是不露齿地笑笑。主任认为我精明能干，把办公室的内务分配给我，还有收发文件。他再三指示：“这项工作本来是有五年工龄的人才能担任，我考察了你最近的表现也翻阅了你的档案，觉得你的表现是一贯的，组织可以信赖的。当然，这才是开端，往后的路子还长着哩！”我感激地应诺着，觉得他真是一个大好人。

我掌握着很大权力。中央各部委和省政府各部委的文件全到我手里，然后请示主任，分送给各位局长传阅或交各处室执行。我每次给赵局长送文件，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匆匆签名后，又埋头干他正干的事情。我有时还真为他担心，他

的头发都白了，还这样兢兢业业，一旦有一天劳累过度，血压增高，他……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这年夏天分外长，几乎没有下一滴雨，省政府发了三次文件，省直各厅局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带队下去抗旱了，也几乎在这时，赵局长休病假了。

一天，他突然来电话，要今年五月份组织部下发的关于考核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文件。我犹如接到圣旨一般，找出文件，给主任打了个招呼，冒着热滚滚的酷暑，骑着自行车给他去送文件。

他住的是四室一厅，大约一百平方米的单元住宅，我按了门铃后，保姆拉开了门，我说了来意，她领我走进了赵局长的客厅，让我等着，我不敢坐下去，好奇地迅速地打量着客厅挂的名人字画，保姆又来了：“局长身体不舒服，你把文件送到卧室吧！”我连忙转过头，保姆拉开门帘，我进去了。

他半躺在席梦思上，瞧见我进来了，扬扬手，让我坐在了床边，我把文件递给他，他笑笑，抬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没有拒绝，我理解这是老辈人对小辈人的父爱般的感情，我冲他笑笑，他伸手挽住了我的腰。另一只手又上来了，我愣住了，立即明白了，我吓得浑身发抖，求似地说：“别、别、我、我……”我在惶恐中挣脱了出来。

他没有勉强我，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出去。

我怯怯地出去了，我推起自行车时，浑身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气力，我不是为我所受的屈辱失神落魄，我是为我的政治前途而担忧。他摆手示意我出去时，两只眼睛明显地含着报复的火焰。他是一局之长，轻工系统他说了算，孙悟空有天

大的本事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比失贞更大的灾难。我犹豫了，两只腿迈不动了，这样发痴发呆愣了半会，我又一次无力地调转了车头，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保姆瞧见我又来了，淡漠地问：“还要见局长？”我点点头。她揭开门帘，我走了进去。

什么时候下起了雨，我不知道。我推着自行车在街道走了半天，还不知道天在下雨。我麻木地走着，头发和衣服被雨淋得一塌糊涂，我全然不觉知。脑子象钻进了一群苍蝇，轰轰嗡嗡，我似乎还感觉到了快意，瞬间的乐感，又那么一阵儿，很快又消失了，消失得没有了踪迹，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幻觉。

哦，谁唤我，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我，似乎很遥远，这声音又象从墓坑发出的音响一般，我没有理会。也许，我的脑神经出了差错？忽然，我觉得极其丢人，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还是一个女大学生，“三好”学生的奖状几乎能装满一辆三轮车，这样一个人，竟然神经错乱了。啊啊，这怎么行呢？我的心儿揪紧了，怯怯地挣扎似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四周迷蒙蒙一片，影影绰绰的人影来回穿梭，怪可怕的，我的双手不由攥紧了车把，等待着什么似地稳了稳神儿，再度扬起头时，一把精致的雨伞已悬在我的头顶，我还未省悟过来，苏菲吃惊的眼光已和我惶惑的眼光碰撞了。我怔住了。

“韩东，快把慧姐的车子推上，瞧她成了这个样子。”苏菲吩咐着。

一个挺帅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朝我微微一笑，要帮我推车子。我摇摇头，谢绝了他。

“慧姐，你怎么了？”